

复旦大学120周年校庆前夕,校档案馆在特藏馆举行了隆重的“特藏陈列展”开展仪式,当场向每位有纪念意义的历史文物捐赠者颁发了荣誉证书。我珍藏了48年的1977年高考准考证,也被档案馆征收入馆,予以保存。

# 我的1977年高考准考证

徐志啸

应该说,这张不起眼的准考证在48年前只是一个简单的证明物——证明持有这个证件的人符合报考高校的基本条件,可以进入考场参加考试,没有任何别的意义。当时每个报名参加高考的人都持有准考证,否则,进不了考场,也就是说,这张准考证,在这一年的高考结束后,实际上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。然而我却并没有把它抛弃,一直保存着,自以为是一张很有历史意义的纪念物——毕竟,我是因为参加了1977年这场“史无前例”的高考,才得以跨入复旦大学的门槛,从此成了复旦大学的一个成员,从本科生到研究生,从讲师到教授、博导,直至退休。



没想到,过了近半个世纪,我的一位在复旦档案馆工作的研究生,有一天偶然问我,是否保存有与复旦校史有关的文物,为迎接复旦校庆120周年,学校档案馆要增添新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物。我想到了这张准考证,她很兴奋地回答,我们档案馆需要!

很不起眼、很平常的一张准考证,于是就被复旦档案馆收入为特藏文物了。可想而知,每个参加1977年高考的人,都有准考证,只是不少人可能没有很好地保存,已经遗失了,或者虽然保存了,但一时间难以寻找了,而我,则不仅“郑重其事”地将其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,且愿意应复旦档案馆征集的要求,捐献出来。

在我看来,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准考证,它比起我人生道路上的其他任何一张准考证——小升初、初升高、考研、考博,都更有价值,更有意义,它是我人生道路发生重大转折的重要标志性纪念物。如果没参加这场高考,我不可能会有之后的考研和考博,自然更不可能成为复旦大学的教授,长期在复旦任教。

1977年恢复高考,绝对是中国现代史和教育史上划时代的大事,它果断地结束了当年中国教育的非正常状态,结束了动乱年代的荒唐,开始了崭新的历史时代——让中国大地上广大青年学子迎来了新的曙光,人人可以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,不受其他干扰,参加相对公平的竞争,获得进一步学

习和深造的机会,进入梦寐以求的高等院校。我就是因为有幸参加了这场意义非凡的高考,由数百万考生仅录取不到百分之五的比例中,收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从此迈入了被誉为“江南第一学府”的大门,开始了三十岁以后别样的人生旅途。

正如在复旦大学档案馆陈列的我的这张准考证上所写的:“1977年10月恢复高考后,徐志啸成为全国首批通过统一考试选拔的大学生。这张上海高考准考证标志着中断十余年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,承载这一代人改变命运的集体记忆。”也就是说,这张准考证,不是普通的一张高考准考证,它所记录的、所象征的,是不可磨灭的历史,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段永远难以抹去的历史记录。

复旦大学档案馆特藏部特别展示了两张准考证,除了我的1977年本科(文科)准考证,还有当年的研究生(理科)准考证,两张准考证,加上配套的报道复旦大学招收研究生的《解放日报》(头版),以及复旦大学1977年招生本科生的专业介绍,真实反映了当年令人难忘的史实。

一张普通的高考准考证,正是因为它产生于特殊年代,是特殊事件的真实历史记录,如今才会成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。

六月是我喜欢的月份,单单写下六月两字,心里就生出一对欢喜的翅膀。六月,意味着荷叶已经撑起了碧盖,知了还未到歇斯底里的时候,紫色风铃草吟唱着小调,星星般的花朵如音符沿墙滑下,蓝粉色绣球挤挤挨挨,从花坛直拥到地面,而紫色百子莲在一旁燃起了夏日的烟花。六月是少年吹过的小调,音调连接着瓦蓝的天空。

我照料这小小的花园,关心它的痛痒。一清早醒来就走进花园,花园混合着草木的清香之气,蓝色的晨露轻轻落在我的肩膀。摘去枯叶、翻土、除草、施肥,门铃和电话在这个时候对我是失效的,时间与我互不相干地流逝,直到第一缕金色阳光降临花园。

风里送来远处草木的气息,花园里每一天都生长新的故事。一盆叫作粉达的月季,攒足了劲儿准备复花,已经打出一个漂亮饱满的花苞。没想到楼上住户掉下来一个夹子,正好打在它头上,把花苞砸断了。我捡起掉落的花苞,为无法给它一个拥抱而深感遗憾。接受一切不确定的因素是生活的必修课。好在植物是坚韧的,它们从不哭哭啼啼,历经春夏秋冬,短暂的一生习惯了风雨无常,习惯了骄阳如火,在遭遇艰难或祸患的日子,深深地向下扎根,为下一次绽放而蓄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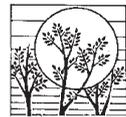
从窗外看去,六月的花园绿色更深了,显得更沉稳了。每年漫长的冬日过后,东南吹来的暖风就召唤银杏、玫瑰、郁金香们,植物们苏醒过来,纷纷涌出地面,争相展开叶、打苞、开花,仿佛那是一个玩不腻的抛接球游戏。我们在等待花苞的过程中,就满心充满期待的幸福。这

## 六月花园

林志艳

一个春天把我们的眼睛喂得饱饱的,从第一个花苞到绽放成团的花墙,这种体验的丰盛仿佛一波一波烟花升空,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友好而宁静的日子,实在过得心满意足。

初春时分,卖花的老板给我弄来了两棵琴叶榕,他嘱咐这是室内养的植物,不能放到室外露养。我看它们在一个花盆里实在太挤,宽大的叶片密不透风,还是决定分作两盆,一盆放在室内,一盆放在院子里露养。哪一种植物会拒绝阳光、雨露和风?两棵琴叶榕个子不相上下,我叫它们大琴和小琴。大琴搬到了院子里,靠着院墙开始了经风迎雨的生活。小琴则安安静静呆在一室之隅,既不缺肥也不缺水。没多久,大琴很快抽出了两三片新叶,肥嘟嘟的叶片如大象的耳



朵,在风里摇来晃去很很自在,而养尊处优的小琴却毫无动静,直到大琴生二胎的时候,才懒懒地抽出几片蜷曲的新叶。显然琴叶榕更喜欢站在真正的天空之下,风吹一吹,雨淋一淋,日头晒一晒,正是它需要的生活。我们这些原本生在大地之上的人,岂也需要从房间里出来,晒晒太阳,闻闻花香,适当劳作,这样抑郁症和焦虑症会减少很多吧。

六月,去年的蝴蝶又来了,它抱抱绣球,亲亲月季,再围着柠檬树打圈。好几次它几乎快飞到我的手心,一瞬间又拍翅飞离。不知道它跟去年那对蝴蝶夫妻是什么关系,都是大大的黑色翅膀,尾端有金橘色、白色的美丽花纹。查了一下黑蝴蝶叫玉带凤蝶,寿命不过15-20天而已。它选中了院里这棵柠檬树产卵,芸香科的花树对它有致命的吸引力。明年六月,美丽的黑翅膀或者会再次光临我的小花园?

拥有一小片土地,是上天对我的恩赐,对之我负有一种深切的责任。探究植物们的性情,摸摸它们的叶片,是丰润有力的还是软绵绵的,就知道植物的心情是健康欢快的,还是郁闷寂寥的。跟植物打交道,比跟人打交道简单多了,只需要去注意泥土、阳光、水和风这些本质的存在。

这一小片土地,连接着远古森林的气息,连接着祖先生活的血脉。每一张叶片、每一朵花的生长和凋零,都是一个生命的圆舞曲。无数的曲调低低吟唱,直汇入宇宙的大合唱之中。我相信土地和阳光拥有生命的力量,我负责尽心尽力去照顾,去劳作,而土地、阳光用繁花和硕果,年复一年祝福了我的花园,这是我与土地、阳光之间的默契。从我的童年开始,时代的火车迅速变化更迭,世间万物都在加速繁殖,涌现出许多新事物和新观念,但土地和植物的世界仍然遵守古老的准则。

六月(插画) 慢慢



## 附庸风雅

丁旭光

能拥有一间浮动着书香、弥漫着茶香的书房,一直是我的梦寐以求。我先后有过两间书房,分别是竹香斋和谷隐轩。两个书斋名的由来与两位师友有关:一位是国家棋协大师朱祖勤;一位是上海文史馆馆员,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叶隐谷。

2000年,我在市中心置换了一套新房后,想方设法套裁出一间室雅何须大的书房。书房8平方米,除了书橱,仅一桌一椅。书房有了,却无斋名。那天,请师友朱祖勤来喝茶,提起斋名之事。朱祖勤看到书橱里象棋古谱《竹香斋》,脱口而出说君子居处不可无竹,建议起名竹香斋。

我和朱祖勤交往已达40年。在上海象棋界,朱祖勤几乎是无人不知。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,除胡荣华外,获得上海市象棋个人冠军最多者,曾六夺市冠。1990年,上海邮电局象棋队请教练,上海棋院院长胡荣华推荐了朱祖勤。朱祖勤没有辜负胡荣华老师的期望,同年,他助力邮电部获得全国象棋团体赛第四名。朱祖勤妙手玉成力战而胜名手郑鑫海的精彩对局,被收进胡荣华老师主编的第65期的《上海象棋》中。而我也非常荣幸成为这一精彩对局的点评者。

斋号定下后,请《萌芽》杂志前主编曹阳老师题写了斋名。从2000年到2017年,我在竹香斋里写了三本书。2017年,我带着一部人物传记和两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,移居奉贤乡间。乡间二楼的书房比竹香斋大4平方米。书房虽然大了,但因为图书的增加,还是嫌小。于是,一楼的北小间和客厅、二楼的内阳台,也成了我图书和资料的堆放之处。

乡下小区不大,有3户门前挂匾。每每经过挂匾人家,就有一份仪式感。看得久了,我也想附庸风雅一回。此番属意弃斋名取轩名,正搜尽枯肠时,叶隐谷先生手拓印谱《遯斋印痕》再一次入目。叶先生赠我的几幅书法,因朋友喜欢,我便转赠。但这本印谱,我一直珍藏着,这印谱上有我对先生的浓浓念想。

老师叶隐谷先生是邓散木先生的高足,散木印社社长。叶先生的篆刻得邓散木先生之真传——浑厚遒劲、气势纵横;老辣古朴,显天然雄奇之势。作为巨印高手,叶先生光大了散木印风。最终,我请来叶先生的隐谷两字,起轩名为谷隐轩。轩名始成,请孙琴安老师为谷隐轩题签。没过多久,就收到孙老师横签各一幅隽永行草。

随后,我在网上购买了一块老榆木木板,准备移行草入匾。这时,才发现因为受木板的面积所限,很难体现原作的韵味。于是乎,由妻子写隶书谷隐轩三字并落款;我花了两天时间刻成了阴体字的谷隐轩门匾。

接下来,细描绿漆,待风干后,固定于大门东立柱之上。挂门匾,为了附庸风雅,便自我约束:在院子里修枝或种菜时,也会装模作样地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,即便身着工装,也要整理一番。

## 《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》扉页留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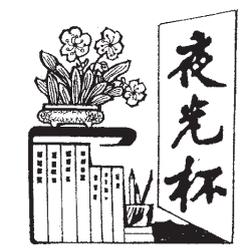
陈学勇

浏览朱绍平先生购存的吴荔明著作《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》,忆起青年时代负笈燕园往事。

初入燕园,急不可耐直奔著名的北大图书馆,面对生疏的多种检索图书方法正不知所措。“想查什么书?”一声轻柔温和的发问,我才发觉身后一位衣着素净、头发灰白的工作人员,她该是图书管理员吧,或者是勤杂工——常年在图书馆打扫,耳濡目染,自然亦知晓检索的一二。经她指点,我随即查到要借的书,还学了其他几种检索方法。

过几日听讲座,图书馆副馆长梁思庄讲“如何用好图书馆”。我眼睛一亮。原来梁启超女儿在北大!眼睛又一亮的是,走上讲台的竟正是那位灰发奶奶。三十年后我开始关注林徽因,登门拜访梁思庄女儿吴荔明教授。承她热忱接待,讲述了许多林徽因家事。

再十三年后,在林徽因诞辰百年纪念会上照面吴荔明教授。与会人多,远远招呼了一下,未得交谈,至为惋惜。此是最后一面,今吴教授已为古人。睹故人遗著,不胜唏嘘。乙巳初夏杭州之行,应绍平先生嘱,留字纪念。



2005年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启幕的时候,我还在念高二,在北京学指挥。2007年我来到上海,知道这里有很多剧院,听说东艺有上海最大的厅,还有一台管风琴。当时,我们指挥系的很多学生都在东艺看过演出,与许多慕名而来的乐迷一样,我为东艺的专业空间与氛围所惊艳。

二十年岁月荏苒,我从观众席走上指挥台,成为带领彩虹合唱团登台的“东艺常客”。“彩虹”几乎将每一部新作的首演都交给了东艺。每一次在东艺演出都像一场考试,这里既温柔又严格,就像一面镜子,映照着你音乐上的态度,你付出多少,它就回馈你多少。

这些年来东艺演出,每个阶段的心态都不太一样。第一次在东艺登台,我是作为钢琴伴奏,当时感觉特别光荣,心态倒挺松弛,因为演出的聚焦点并不在我身上。但后来第一次在东艺作为指挥登台的时候,就特别紧张了,上台前我抖得非常厉害,临上场还在跟同学拥抱打气,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正式面对观众,需要做非常多的心理准备。等到带着彩虹合唱团去东艺的时候,我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工作经验,就不会那么紧张了。

对我来说,东艺的音乐厅一直是个“很难征服”的地方,它很“直白”,你的好、你的

瑕疵在这里都会完全展现出来。在东艺演出就像参加一场考试,如果你对“音乐之神”不敬畏,不好好排练,不把技术练到位,在东艺就会暴露得很彻底。和东艺熟起来应该是在一次跨年演出。整场氛围特别松弛,东艺的工作人员看到我们,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,很自然、很熟络,大家完全没有距离感。

## 是考场也是摇篮

金承志

演出中我邀请观众一起唱歌跳舞,工作人员也加入进来了。那一刻,感觉我们就像一家人。

这么多年在东艺演出,有一个瞬间最难忘。我记得那是我们在演《想要的一定实现》的时候,我问观众“你们的愿望是什么?”有一个小孩子说“希望奥特曼真的存在”,接着另一位观众说“希望全世界一起跳舞”,这两个回答有一种相似的诗意,太好了,底下的观众立马给出了非常正向的反馈,全都开始欢呼,毫不吝啬地表达着自己的喜欢,令我特别难忘。

还记得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。演出时的串场词是我临场发挥的。一次一曲结束,

我从指挥台转身,本应该说大约两分钟的串场词,向观众介绍下一首作品,同时也给工作人员进行乐器换场的时间。可我的情绪还没从上一个作品里走出来,脑子一片空白,只蹦出一句“请欣赏下一首作品”。

说完我就意识到“完蛋了”——还有三四样乐器没来得及推上台来。但在我的指挥下,演唱已经开始了,工作人员只能在音乐中飞速移动乐器,乐手也狂奔上台,最后很惊险地正好赶上了要进乐器的那一小节。观众以为这是演出设计的一环,觉得我们特别酷,掌声比平时还热烈,其实我们是在拼命赶路,乐手下场后都说被我吓坏了。现在回头想想,这种虚惊一场其实也挺好玩的,大家默契地踩准了一个意外的节奏。

东艺是考场,也是我们作品的摇篮。这些年来我们的新作品首演几乎都在这里发生,它一直像一个温柔但严肃的朋友——不会给你压力,但会一直认真听你说话。

未来,希望能继续来到这里,和乐迷分享更多作品。

## 十日谈

我与“蝴蝶兰” 责编:华心怡

它们一起为我们这座城市营造良好的艺术氛围,为爱乐人编织美好的艺术绮梦。上海古典乐的未来,会更好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